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抑菴文集卷五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何延禮

抑菴文集卷五

明 王直 撰

序

贈御史彭君歸侍親序

君字百鍊彭氏世居泰和月池為大家直之曾祖妣則君之從祖姑也二家皆以德義相上而姻睦之行尤篤直少時嘗獲拜君伯父介翁先生與君之尊府和林先生二先生皆直大父行博學淳行表然為望於鄉邑其

所以教愛者甚至先生既沒而諸叔兄弟尤相厚不啻如同姓其篤誼如此若君與今國子典籍士揚則又有學問相長仕宦相規之益不特世好也君為監察御史以祗慎直諒見重於世凡其所至吏畏而民愛之既九年當大用乃以母老乞歸養而朝廷許焉若君者可不謂賢矣乎夫仕至九年有成績而無過舉可謂難矣其進高位享厚禄人之所欲也於是遂有忘其親者惟君子審於義利知事國之日長而事親之日短也然後能

適進退之宜而全忠孝之道君誠能乎此異乎貪榮而忘親者矣獨私念之君子之相為益也盖未嘗相遠也直之受益於君久矣今一旦去之其能釋然於懷耶雖然猶有望焉古之君子既仕而歸則以其道教鄉人子弟使事親必孝事長必敬處兄弟必和待朋友必以信持身必守禮而畏法治家必儉以勤凡一言一行必本於道斯一鄉之風俗淳賢才盛矣是以孔子貴乎魯有君子也昔者直之叔祖啓翁先生嘗為御史老而歸其

身未嘗遠道其待人甚嚴而教學者甚篤後生小子望而畏之銷其非僻之心而由於禮義之途也不少繼前脩以儀後輩非君其誰望而直之諸子亦以累君使必如前之所云者則直雖遠其受賜多矣若猶為非道而有愧於前人直雖不敢怨然於君之義何如哉以世好之篤相知之深故切言之而謹書以贈焉若夫事親之樂與鄉里之榮則諸公之贈言備矣此不著

贈康評事赴任序

康頫宜清以永樂辛丑進士得大理評事當之南京予與之同邑且與其尊府紀善君游相好也故於其行而其表叔尹先生復道求予文贈之予謂評事七品官耳而以詳刑為職其上有卿有少卿有丞有左右寺又有正有副而評事次焉然審獄之當否而𡰪行之則自評事始其任甚重也凡獄之麗於刑部都察院者其情之枉直與其罪之所當皆熟究而詳議之矣然不自以為定也必取覆於大理若自評事而上皆以為是焉則獄

成矣刑之重輕莫得而易也然而當也人不曰大理寺而曰刑部都察院及其枉濫也則不曰都察院刑部而曰大理寺盖以其經大理而定也夫以七品之官而與責望之重如此可不懼哉然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焉彼入於刑者皆拂於理者也理散於萬事而皆具於吾心苟正其心而不以物自累則萬理明備雖治天下不難矣而獨難於治獄哉是以君子貴窮理也今大理評事漢之廷尉平也宣帝置廷尉平以讞議而當時決獄號

為平然而君子已有招權名亂之慮何也蓋詳刑其職也非欲茍為異同也惟其是而已矣若亂其是非以招權利使刑罰失中民無所措手足則愁怨生而禍亂滋矣故君子尤慎之宜清明聖賢之道蓋將以行之也予知其能善其職也審矣然猶言之如此者蓋愛厚之至云耳宜清其然予言也夫其亦以為厲已也夫

曾子貫挽詩序

曾公子貫以洪熈元年五月卒於家既葬士大夫皆為

詩以挽之今五六年尚繼有作者其子兵部主事士宏持以求予序嗚呼公之得此於人不苟然也宜予文以發之盖公敦德樂善行成於身儀於家而重於鄉閭平居閉門娱意書史與世俗絶往来非婚姻家弔祭之禮未嘗一出里巷意有所詣則褒衣危冠徑往而遽返足迹不一至公門凡賔客襍坐侈放以為樂公不與機變之巧不萌諸心士宏既貴公處之恬然不變節易意平生言行盖無違於理遠於義者若公可謂篤實君子矣

宜乎諸公哀惜之不已也仁宗皇帝即位之初詔廷臣任職者皆封贈其親公得封承徳郎兵部武庫清吏司主事配楊氏封安人皆賜勑命於時吾邑仕者十數人然父母身受其榮唯公而已皆交口譽歎以為宜士宏將奉勑歸拜於堂上而公不待矣此亦其可哀者也雖然予之哀公者蓋尤有意焉古之君子所以重者慎修其身而已矣不以馳騁豪放為愈也身脩則化行於内而達之於外雖不馳騁豪放人固重之矣然而世俗之

所謂君子者率畧乎此而馳騁豪放則加焉至於有所

挾則又加焉彼夫愼以脩身者往往笑以為迂於乎自

化民成俗者視之其在此乎在彼乎使人人皆如公則

鄉邑之淳風美俗豈讓於古哉如公者既不能多而又

卒矣此予所以哀公也故歷道予之意以為挽詩序觀

者其亦有感也夫

劉仲高挽詩序

予友劉仲高既沒葬於龍州之南園其子渙服闋來京

師以當時士大夫所作哀挽之詞求予序盖仲高居泰和縣城東門而予家城西相距僅五里予未仕時已與相往還仲高讀書有材藝其襟度夷曠而神氣充悦於人間可喜可樂之事大畧備之邑中之人鮮有能及之者曁予竊官京師仲高又治別業於江南有田園池沼竹樹之勝其下小江東流與贛水合重洲複渚綿亘乎其西仲高時時與客往遊擷芳擊鮮釃酒而酌之醉則依容林藉茂草以自適凡遊人行侶之去来耕夫牧子

之作止風帆浪舶淵魚水鳥之出沒隐見皆在乎目睫之間其心葢超然樂也予聞之有不可及之歎其後連丁内外艱家居仲高數過予相慰藉意甚厚及服除則又數来與予遊或邀止其家彈琴奕碁飲酒歌詩相得益懽甚予或以病止酒仲高則喜強予飲予難之則連引蒲以導予因笑曰先生将去矣他日思與吾飲不可得也予感其意數為舉爵至大醉而罷及来京師居閑無事追思昔遊未嘗不慨然念之及朝廷有賜告之令

極欲一歸掃先塋逆計故人之能相樂者則屬意仲高予謀至今未遂而仲高則棄予死矣豈不深可惜哉嗚呼安得復有曠懐雅度如仲高者則予之序此詩其可已耶天下之人多矣有生而人惡之有死而人莫之恤者仲高生則見重於人死則見憶於人又形於言詞以悅惜之如此則賢不肖可知矣仲高有孝友之行已具於銘其墓者此不著惟書予之意以為序以見予之不能忘情也

贈陳照磨序

陳植公培予戚也家世業儒公培亦以其學教鄉人子弟縣大夫以為儒者則賢也薦於朝諸大臣以吏牘試之衆皆曰非其所長公培援筆成章命意正大而行文暢達其纖微委曲雖未盡合於吏之所為然亦非吏之所能為也衆皆以為難擢置優等既而授福建按察司照磨將行吾邑仕者皆屬予贈以言曰此公培意也於乎予天下之迂者也學不及於古人才不適於時用故

當時達者無取焉公培今駸駸然達矣而何取於予言又時俗多好諛諛非予所能也以迂闊之性為抗直之言而欲告夫達者所謂方枘圓鑿惡乎能入哉然念公培世業與予同則其迂未必不同古所云同氣相求蓋以類合也公培或者誠有取乎試相與言之君子之學以明理也理者制事之本天下之事無窮而皆有理焉君子豈能事事而習之亦觀其理而已孔子嘗為乘田委吏矣豈嘗習夫乘田委吏之事哉然而畜牧蕃會計

當者何也論夫理之當然者耳公培今去為照磨照磨以閱案牘察謬悮為職其事非一也然非有主乎中則亦豈能不眩亂哉徐徐閱之而灼之於理理有所不通則事之謬悮可知非徒閱案牘為然也若事有專制者亦如是焉已矣故君子不患事之不立而患理之不明理果明矣則何事不可為世之達者類以儒為迂此豈知儒者哉然天下之理無窮君子之學亦貴於無已照磨之職非甚繁且劇也公培以其餘力而又加學焉必

理無不明事無不當使人皆知儒者之可用則夫以迂為病者或庶幾少瘳乎予於公培誼不薄顧相與勉之公培其以為然哉

送王御史還南京詩序

士之於世能知道者固難矣其能體而行之又難也夫所謂道者仁義而已盡理之純之謂仁適事之宜之謂義為士者明乎此體之於身施之於事使所存所由皆當理而無私適宜而不謬則謂之士無愧矣而世之為

士呻吟於佔嗶之間以求知此者皆然矣其體而行之則未皆然也故有始承一命之榮而竊可行之勢於心已傲然矣其發於事矯然矣夫傲然者惡能以當於理而矯然者亦豈能宜於事哉彼始命既如此若至於公卿大夫之位其傲然矯然將益甚則於仁義如何哉故予深嘆其難也雖然仁義者非特見於顯蓋無往而非是也於夫閒居獨處之時而盡致知力行之實持養之久出於自然一旦顯而用之則豈有如前之所云者哉

此士之所以貴乎豫養也孟子之論尚志是已予友王鉉彥爵其始家居時已有志於是矣及為御史七八年其志蓋未嘗不在是也故事經其决者人皆謂不宽而與之處者莫不敬且愛焉非其所存所由之當於理宜於事者何能致此哉充而極之則至於顯位其道可知也今年秋来京師将歸凡知己者皆惜其遽去而不可留也於是左春坊大學士楊先生率同郡之士十人取唐人詩離心何以贈自有玉壷氷之句為韻賦詩以贈

之觀其所取之句則其善彦禹之意又可知也詩既成命予為序故書予意如此以冠篇首既以美彦禹又將有所勉也

安成彭氏族譜序

安成故文獻邦士大夫以詩禮名家者蓋多彭氏其一也彭氏始家番昜在宋之時有汝礪者擢進士第一官至尚書其德望顯於天下尚書之後有忠泰者仕安成施德在民子孫因家焉安成之人以城南高街里讓之

號高街彭氏族日以蕃傳九世乃析居梅樹下又七世則復徙中溪其居白石簪石智溪蒼山上湖者皆高街裔也至今盖二十世衣冠而仕前後相望誦詩讀書惇本尚實比比皆是其始一人之身歴世之久子孫至於累百十此豈無自而然哉予聞之魯叔孫穆子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然則故家大族之所以久而盛者可知矣德盖其本也德莫大於仁義祖宗以是啓之子孫以是繼之推而為功業發而

為文章卓然表見於天下則足以亢其宗而垂裕於後矣彭之受姓命氏歷世至尚書好學樂善忠敬孝友以聖賢之重自任繇安成以来領使職典方州為丞佐教庠序者相繼而不絶今毓敬進唯為廣東浙江按察僉事皆有名其所以啓之與所以繼之者如是其偉矣安得不久且盛哉毓敬初用薦入翰林為編脩與予處者數年久之進唯又入刑部為主事遂拜僉憲則正統丙辰予會試禮部時所取士也故其兄弟皆厚於予予亦

深愛重之今皆當盛年其所自立將不愧古人而足以亢其宗要在後之人善繼之耳善繼而不窮則彭氏之盛亦無窮矣毓敬脩輯此譜而以求予序故予序之以致予期望之意是亦相厚之道也

桃源蕭氏族譜序

泰和桃源蕭氏系出梁國子祭酒子雲子雲齊宗室仕梁久之棄官至臨江之玉笥山十七世至伯原知泰和縣喜桃源山水之勝因家焉四世至漢卿父子以科目

興自是而後子孫益蕃詩書之業貲産之富縣之東南莫有先焉者也予生也後不及見其前輩長者之高風雅度數十年来始與德通游德通才器偉然嘗以縣諸生試用於刑部有能名由是相往還不厭因獲見其諸父安正翁翁時年已七十而言動未嘗愆於禮退而與其兄弟德嘉德夔德郁德賛德鄰諸君遊皆雍容和厚而其諸子姪亦聰明秀傑足以世其家後數年德郁子璁叔誨子鈞德鄰子穰相繼應賢科璁取進士為主事

二人亦典教州縣說者謂蕭氏子孫皆讀書務善有志於樹立後之顯者蓋未艾於乎何其多賢也哉自古受姓命氏皆有爵者之子孫然所以亢其宗者德為之本也蕭之為齊盛極矣子雲亦一盛也世遠而分有不能盡然者自伯原府君居泰和其初一人之身至于今若干世子孫至多千餘指夫豈偶然哉昔者周人之美君子也言其保艾爾後必本於德音不已德音是茂則蕭氏之所以久且盛者其先德可知矣後之子孫而欲紹

續於無窮其惟勉於德也哉德莫重於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自宗法廢祭法不明故家大族而以榮其本聯其支而親親之道行者譜牒存焉耳是故倫理正恩誼篤油然仁愛之施充之以及於民物皆吾親親之餘也則其德豈不亦盛哉為子孫者世勉之其盛豈有已耶璁字孟奎才名重當時是將復亢其宗者續脩此譜而以屬予言故為序其首簡

竹山陳氏宗譜序

泰和陳氏族最大繇都幹君至于今幾世矣始家城西柳溪上其後乃散處焉族既散而貧富强弱有不能相通者矣予先祖竹亭徵君則保翁處士之婿先考瓊州公實陳氏之甥予妻則存翁處士之曾孫以正先生之孫良輔君之女也二翁實同産兄弟其故居在今仲亭居之後其出入所由道則自古井巷中別為小巷西入叢竹中鄉邑之俗凡竹林茂美者率呼為竹山故陳氏之屬呼二翁為伯叔兄弟者皆以竹山表之喪亂以来

竹廢屋毁前輩諸老凋落殆盡以正先生乃以所學授徒縣西鄙遂居棠梨山下而家甚貧獨陳氏族譜珍襲猶在也後其族有孔碩君者欲脩譜而失其詳時予先考為工部主事以外艱家居孔碩君乃從之以求於以正先生其後譜未成而先考服闋去矣數寓書索故譜以歸舅氏於是以正先生既老其孫桂芳梅芳與予兄弟皆幼而孔碩君亦繼亡不能得也後之脩譜者乃忘其故而於竹山之派特畧焉嗚呼此豈有他哉以貧而

弱故也夫譜所以明昭穆辨尊卑使親睦而無閒悖序而不紊也何貧富强弱之有異哉自始祖之一身以至於子孫之無窮雖貧且弱皆吾祖之所自出而安可薄邪收而録之乃尊祖敬宗之道也厚之至也古之人蓋如此而今乃以貧弱而畧之異哉其所用心矣其故址雖存而其族人從先鑿池於其下日朘月削半已入於池中又溝其故所由道將掩有焉亦以弱其孫故也永樂二十年春予以内艱居鄉里桂芳兄弟乃請其族兄

仲弓伯度從先之外舅曾存禮亦陳氏之甥及陳氏外孫梁叔蒙暨予與從先面質而歸之桂芳其故跡猶宛然也獨陷於池者未復耳予又閱家藏舊書得其宗譜一幅自始祖至良輔君之派特詳焉乃以授桂芳兄弟使藏之而别録為譜他日陳氏或有仁厚君子釐正舊譜而脩之庶可參入也不然則自為宗亦可也夫人患不才不患無族茍才矣族由我立焉讀書慎行乃所以為才也且盛衰相承天道也自以正先生至桂芳兄弟

其不競也久矣然皆質實務本勤生而節用有子五六人曰興宗顯宗成宗亢宗者皆予先考之所命也葢期之矣天其將昌之也乎哉桂芳尚居棠梨山下予與為此譜而名之曰竹山陳氏宗譜者亦兾其能復也其尚勉哉毋猶為鄙者之所薄也

送余侍講歸廬山序

洪熙元年二月翰林侍講余君正安以老疾得告歸廬山同僚之士念交遊之情而重離别之感相與具酒殽

飲餞於其居之南坡各賦詩以送之而命予為序盖君
與予同舉進士入翰林同受先皇帝命讀書于禁中凡
二十有八人出則連騎坐則聯床予又與君比屋而居
從容旦暮之間探聖賢之微言窺道德之至奥發為文
章以歌頌太平之治暇則尊酒相對驩如也雖一時遭
逢之盛而諸君道同志合他自以為莫及也今二十餘
年存者僅十八人而曾君子棨王君時彥為左右春坊
大學士周君崇述為諭德羅君汝敬陳君光世余君學

夔為翰林侍講李君時勉為侍讀周君孟簡周君恂如為王府長史章君尚文為考功郎中袁君添祿為主事予為庶子與君皆在京師而楊君宗㬇段君時舉吾君叔謂皆出為叅政沈君志行為叅議洪君遵道為僉憲盧君邦臣則以吏部主事常董役蜀中而光世復以憂去其在京師者十二人然亦將老矣而皆奔走營職以自効欲求相樂如曩日盖不可得也死生契闊固已有感于中而君又遽去則安能為之釋然邪雖然昔

之仕者有欲去而不能得去者矣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小雅之所刺也今君雖老病而當聖天子臨御之時深仁大德浹于臣庶因得遂其歸休之志而自足於山水之樂以怡神養性豈非至幸者乎顧予寡昧齒髮日衰而志意荒落君又舍之而去將無所資賴以自立徒竊廩禄縻歲月以取譏當時蓋重愧且歎也予既自為詩以送君矣而諸君之命不可辭故序其所感者如此以弁諸首云

泰和羅氏族譜序

古者公侯有國卿大夫有家而蕃衍盛大則必立宗以統之大宗一小宗四嫡庶之分明尊卑之位定由是倫理正恩誼篤維持輯睦愈久而愈昌其後宗法廢而族無所統子孫雖衆源遠而末益分歷世浸久至不復往来而相視如塗人者亦其勢之必然也是以君子病之隋唐之際最尚氏族族必有譜所以著其本而聯其支自祖宗以来至於子孫傳次之遠得以考其源流而不

至迷謬此尊祖敬宗之道也自是而後至于今故家令
族鮮有不務此者泰和城西羅氏其一也羅氏本周世
宗殿前都指揮使彥瓌之後宋旣受命彥瓌子玧避難
居廬陵仲子延復徙泰和仁壽鄉之中團里九世至元
達又徙居坳頭生子仲實仲實子宏祖宏祖子均瑞早
孤隨母適城西劉茂林遂冒劉氏均瑞之子仁壽文壽
良壽仁壽嘗曰吾祖羅氏不幸而冒劉水源木本吾豈
敢忘哉欲復羅氏而未果子孟昭兄弟乃克如其志時

有令隷戎籍者不得易姓而二叔文壽良壽實隷焉孟
昭列言於朝乞有所別白從之遂得復羅氏玆譜所
載仁壽子孫皆羅氏凡劉氏者二叔之子孫也然皆好
德樂義老者有慈良豈弟之風少者亦克盡恭順之節
怡怡然相親也尚論其始盖原於一人之身至繩繩蟄
蟄辟諸支體雖異狀而精氣脉絡之流通無間也姓氏
之復與未復何足異哉予嘗辱愛於孟昭甫既又交其
二子崇弁崇本皆英偉過人而進學不倦惜崇弁早世

獨崇本成進士官刑部有才名朝廷推恩贈孟聄甫為郎中配胡氏封太宜人今崇本陞廣東叅政顯榮當日盛其族之子孫以文學入仕如宏如季禎者六七人表然傑出足以有為如崇弁之子大鏞讀書以取進士為業如崇本之子闕又相繼而出則所以光前而裕後者其可量哉今年奏禮部會試天下士崇本預典文衡來京師持此譜求予言故為序之

清溪陳氏宗譜序

清溪陳氏宗譜載陳氏之居清溪者也清溪之陳云分自柳溪然莫究其所以分此譜斷自泰和醫學教諭叔賢始叔賢曾孫為邦彦邦寧邦彦子仲仁邦寧子仲旦同領鄉薦為教官慮世遠而愈分將愈失其傳故為此譜錄其所知者以示後世其所不知者則缺焉去年仲仁自松江訓導考績來京師得山陽教諭將之官出此譜求予序予未暇作至是仲旦自晉寧學正来考績請予申仲仁之言而以序為請曰穀之先世皆力於善四

傳而至轂兄弟凡六人二父篤意教之蓋冀其大有立也而轂與仲仁及弟登僅得為所謂教官者無以大光顯前人以稱二父志今仲仁又死矣先生不愛一言以訓勵其子孫俾皆勉於學以善繼前人而卓然有立於世則轂之兄弟受賜豈有窮哉予與陳氏同邑居惜予之生也後而又多去其鄉不得從先生長者究知邑中世族之詳往年見仲仁兄弟列名薦書心甚喜之謂非其祖宗積善安能致此乃今而知叔賢焉叔賢以醫為職

德之及人也必多故大發於仲仁兄弟孰謂非積善之致哉今譜圖首之誠足以啓後世矣夫譜之所以著所自出而使人善繼於無窮譜其所知而缺其不可知此作譜之法也眉山蘓氏出於眉州刺史味道然自味道之後失其世老泉先生作譜亦自其所可知者而錄之蓋意計以失真不若缺之為愈仲仁兄弟之為此譜本蘓氏意也嘗觀世之作譜者自受姓命氏以来皆能詳其世次然豈真能詳哉牽合附會以自矜眩而已耳使

其祖宗妄冒所自出其為不孝孰甚焉則予於此譜安得不深嘉其意哉且世家大族所以能乆且盛者祖宗以善啓之子孫以善繼之也讀書以明善而身體力行始於家達於鄉黨州閭天爵既脩人爵從之又推而達之天下為之益篤而所及者益遠則其得於天者豈有已哉陳氏之子孫勿忘前人之言而勉於善以繼之則乆且盛可必矣故為序之以勉其為子孫者

送賈知府還吉安序

吉安治九縣其民盖四五十萬然多讀書知道理不可欺以非義為守者茍以理撫之則欣然從化凡有所令無不如志其不然則否故不知者以為難治往年平陽藺侯金華朱侯相繼守吉安皆能潔廉以持已公平以臨民其行事必據於理一郡之人皆恱從及其去也郡人稱頌之不忘二公亦以吾郡之人之知理易治也皆深念不置雖相去而猶如父子之相愛此豈徒然者哉然則謂吾郡為難治盖過論矣鳳陽賈侯為監察御史

九年有名於時以課最擢知九江未幾以憂去服除改知吉安郡人於其始至也皆仰望之曰是必能以理撫我也而侯之守已也廉其行事也公能以理撫民而民亦服從其教吾黨之仕於朝者聞之亦皆為喜而兾其績之成今年以述職朝京師蒙天子仁厚之澤既燕享之而復申以丁寧之訓矣侯既佩訓而歸將若有以大惠於其民吾邑仕者相率賦詩送之而屬予序於乎吉安吾鄉郡也吾徒之望治猶吾郡人之意也今侯既有

志於民而又重以天子之訓則郡有不治人有不受其澤者乎夫理者萬事之本人惟其不知理故往往眛其是非恩有所不懷威有所不懼是以難治吾郡之人既異此而侯以理撫之不易其初志以終惠其民其治績之成盖甚易也侯之德及人益深則後之稱頌侯者豈止若前守而已哉侯治郡將三年其必知郡之易治而吾復道其所以易治者如此盖以觧不知者之惑而深𡚁其治績之成也

送河南李布政赴任詩序

洪熈元年五月廣西右布政使李公昌祺以外艱服闋朝京師見上于奉天門上顧左右曰是嘗官禮部者其才可用也明日即拜河南左布政使葢上在東宮監國時李公為主客郎中凡四方萬里外國慕義來朝與蠻夷内屬諸國以歲時入貢者皆李公主之其宴賞勞來輕重隆殺無失禮上以是知其才故去巳七八年而猶眷之不衰夫羣臣之任職者苟有材具莫不奮勵以自

見於當時其受知於上誠非臣所能必在昔矢匪躬之節卒不護主知何可勝數如李公者受知於上至於久而不忘豈偶然哉非誠千載一時明良相遇甚盛事乎古之論治者蓋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明於其才行而用之無不宜斯能安天下之人而無失所者史稱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萬世之治莫有過焉者也今聖上聖德同乎帝堯而於知人安民二者蓋惓惓然也故即位以來凡英偉豪傑之才皆用之不遺其所以安

民和衆之道皆咨諏而盡行之治化之盛盖將與帝堯等矣今李公又以知遇之舊當藩翰之寄其所以上裨聖治者豈不亦盛矣乎孔子曰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盖上不見知則所言有不信所行有不從雖有過人之才宜民之道而能如志以治者盖少也李公既受知於上將言信而行從河南之人之愈益受惠也審矣予聞昔之人有感一朝之遇而為之盡者況君臣乎況李君之賢者乎予知其必能有以報主上之知遇而非

苟焉者也李公將行士大夫知已者相率賦詩送之而以序屬予予與李公居同郡出同年又嘗同官京師亦可謂知李公者故為序而不辭

贈劉貟外序

士之於仕非才之難而行之難也行既脩矣而才不足君子重之若徒逞其才而行不檢焉君子不以為善也由是觀之才達行脩之士宜為君子所重可知矣故為士者必以砥行為先務而世之命爵禄者亦於是取決

焉有其行而又有其才則進於榮顯可必也優於行而劣於才者次之非是而亦進焉者有矣然未見其能終也萬安劉廣衡為刑部主事予知其為人矣蓋萬安與予泰和為鄰邑二邑之人多通婚姻相往来廣衡為其邑故家其先皆習詩書循禮義故廣衡自㓜已蹈繩檢不蹈於邪僻及取進士入官清約以自守而勤慎以臨事在刑部五六載其所决獄號為平允為其長與為同列者莫不愛且重之然予察其舉動辭氣衣服飲食蓋

恬然不異於往時庶所謂才達行修者今年尚書魏公舉于朝擢以為貟外郎此其進於榮顯之時也夫仕者患乎才行之不倫無患爵禄之不加予嘗辟之物焉物之盛衰視其地肥美則物盛不然必衰春氣既至生意已達若加糞溉焉其生也將日盛又累累而糞溉之則其暢茂碩大莫之能禦矣以磽瘠之地無糞溉之功雖未必不生而欲其長且大焉蓋難也廣衡今進矣慎無變乎其初益脩其行而輔以美才何患不至於遠大也

大理評事康宜清刑部主事歐陽廣湯監察御史歐陽廣洙皆廣衡之至親愛者喜廣衡之進而求予文為贈予亦素重廣衡故書予意如此以勉之

贈李太守赴清河序

予友李信圭之令清河也視其民如子凡有饑饉疾苦勞役舉切於其身則必為經畫處置使之各得所欲事或不如其心則亦為之審緩急擇便宜使不困至於農事尤必使及時勸課訓督具有成法貧者資用不充則

假於富民以給之由是小大皆得盡力於畎畆地無遺利官無負租民有餘食皆懽喜愛戴曰公撫我如是真吾父也一縣稱之無間言今年詔大臣舉賢為州守禮部章侍郎首舉信圭衆莫不以為宜上命知蘄州遣使徵之縣人無少長皆泣下曰奪吾父使惠他人我則奚仰於是有力者即走北京訴于通政司弱者訴于府訴于摠兵官訴于巡撫侍郎乞留之事相繼以聞上重違民意俾為知州仍掌清河縣事而其民之在京者始大

喜曰公若不歸吾輩遇不恤已者死與徒而已今得免矣士大夫知信圭之賢惜其澤不之施而喜清河之民之受終惠也皆作詩贈行其姻家翰林侍講學士陳德遵持以屬予序予與信圭同邑少相善皆業儒皆有志斯民顧予獨老於筆硯無以報上無以惠下信圭所立何愧於漢循吏則予能不慊然耶嘗竊念之聖朝銳意養民而親民者莫如令盖所謂民父母也有志之士當洗濯磨治以求稱答上意何其如信圭者甚少也其罷

必不職者不論以予所見假詩書以文奸言任詐術以逞貪欲肆威虐以快私心者盖多惡在其為民父母哉雖謂之民賊可矣則如信圭宜其民之不舍也抑又聞之君子行道以惠民不以宦成而怠不以老而倦也信圭尚篤於其道以安養斯民豈惟不負令之寵任與其慕戀之意德業之成亦將永有耀也是為序

贈李知府赴任詩序

予友李湘允淮之守東平九年矣其愛養州民而為之

興利除害盖有父母之道焉是以州民恱而戴之亦如子之於父母也其奏留者數矣今年秩蒲當詣京師而朝廷已用禮部尚書胡公薦以為懐慶知府使者往徵焉州民皆不忍舍之隨而来者幾三百人請于朝乞留不得皆怏怏而去於是乞淮遂之懐慶予嘗謂天生斯民而不能使之遂其生是以付之天子天子不能以獨治是以付之守令然則守令之愛養斯民非特上承天子之意亦所以奉順乎天也然而欲舉其職豈有他道

哉惟仁而已仁者無私心之謂其心無私則好惡與民同民之所好者衣食足而力役均其所惡者飢寒之不勝勞苦之不釋也因民之所好惡而使之莫不遂焉父母之道然也是則無負於天子而亦可無愧於天今之賢守雖多而不賢者不可謂無也其所以不賢私意蔽之而已私意蔽之則惡其所好好其所惡失父母之道而民有不遂矣民有不遂則負天子而愧於天民之疾之有欲其速去去而恐其復来者安能眷眷而不舍哉

此無他理之在人無貴賤之殊上以此施則下以此應其效固應爾也懷慶之於東平其土地無大相遠而民俗有不同然其心獨無是理哉允淮以其施於東平者而施之篤於仁敏於事本之以誠持之以敬而濟之以和則民之悅戴宜無以異也誠無負於天子亦無愧於天福禄之来將又有大於此者允淮勉之翰林諸公素相厚者皆有詩贈行予最故故序其首云

贈歐陽僉事赴任序

國家建學育才至于今七十年賢才之出以輔興運贊治功者不可一二數其教養之法蓋善矣然積久則獘生於是其所成就大有異乎昔者何也聖人之道載於書讀其書明其道優游涵泳以淑於身行於家施於鄉黨州閭然後發而為文詞以進於有司達於朝廷得列於庶位而行其道於天下所學有本末所造有後先立法之善蓋如此及其久也為師者昧於教為弟子者荒於學不復以讀書明道為事而專意於文章記誦他人

之陳言以僥倖於一得幸而得之內無所守外無所施者亦多矣盖不務其本而徒事其末而末又非其所自為者無怪乎其弊至於此也學校政化之本也其所成就乃如此聖明在上安得不加之意哉是故定解額限弟子之員皆所以致嚴重之意盖欲萃英才務實學慎選而篤任之相與隆太平之業然又以為教之至則其成才也易於是增置按察官一員俾專領焉詔諸大臣察舉有學行者而任之璽書獎勵給驛而遣焉吾邑歐

陽哲以吏部主事當其選哲字廣哲其先君子允賢先生嘗助教國子叔父允和爲監察御史雲南按察副使皆有名當時廣哲受教於其家其學行誠無愧於是選然予顧有進焉賢才治化之本教官成賢才之本董教事者又所以爲之本也今之去使爲師者篤於教爲弟子者勤於學先本後末兼舉而不遺復乎前之所謂善而去夫後之所云弊者要在廣哲端其本以表勵之而已矣廣哲尚慎之哉翰林編脩蕭鎡進士梁粲袁和龍

文皆相與厚者謂予與廣哲有連宜以言為贈故為序

贈曹貟外序

曹義子宜句容人始取進士入翰林為編脩再陞禮部主事今年用薦起超拜吏部貟外郎子宜温厚周慎達於為政在翰林者皆愛之予嘗自念使子宜居顯曹為要官則其所立不在人下而可置於閒處邪及是舉也衆皆為之喜其友潘勤進學輩思有以增益之乃求言於予嗟夫予愚者也言不適於用今老而益愚其言益

無可取將何以增益子宜哉雖然子宜予所重者也其可終嘿邪郎官自漢以来為清選號大臣之副今之大臣皆於是取之子宜居是任不可以衆職比也況銓衡之任為治之本乎古之論為治者曰知人安民而已蓋知之明而用之當則惠有以及民而天下治矣今朝廷以是付吏部是以治天下之本付之尚書侍郎揔其綱所以任其詳者則郎官職也外之治民自布政司以至於縣其職衆矣臨乎上者固難居下而親民者尤難上

下皆賢斯美矣苟或不然則民有受其害者然何以知其賢哉精鑒慱采而已精鑒於己而又博采於人將無有不當者用以治民則民亦無不安者此子宜輩所宜用心也使今日之治可比隆於堯舜之世論其所致人將曰自吏部功施當時名流後世豈不美哉子宜與予遊將二十年其相好加焉今之贈言固望子宜功成名立而進於遠大也果然人將論其所出曰自翰林則予雖老而愚亦與有榮耀矣是為序

送何侍郎養病歸建昌序

正統六年十一月刑部侍郎何公文淵以病乞歸建昌上知其實病不可留詔許暫間就醫藥庶得速愈既愈則任職如故盖公之病久矣常黽勉任事不少懈至是有難復強者故上矜而許之而眷注之意不衰命既下士大夫莫不惜其去相與嘆曰何公初為御史已有賢名聞天下及舉為温州其愛民如子為之興利去害民亦愛敬之如所生追入佐秋官尤盡心於其職小大之

獄必以情誠清慎仁恕之君子也今之賢如公者無幾人使若汲黯治淮陽将不猶若愈乎既又嘆曰何公豈苟欲自便者哉揆於義而已君子之行道繫乎身身果病矣猶以難强之筋力而貪無窮之榮利自謂足以任職而不至於怠且廢者庸可信其必然也何公之去誠賢遠於人矣哉上之眷注不衰與其病愈而復来盍好賢之心篤知之深故期之遠也而於公見之宜矣予聞而是其言吾郡之士之為刑部屬者梁桑等則過予告

曰橥輩之從公舊矣荷公之教亦多矣裁其過勵其所未及使得免於殆且辱者皆公之德也公之歸善矣橥輩將何恃而立哉且非特橥輩然也凡為屬者蓋莫不然顧求一言以寫慕戀之私請勿辭嗟夫予與公同仕於朝蓋三四十年而予所業者文藝之末而已達於為政莫有過於公者也今老而學焉方資公以自益而公乃以病去予固不能釋然於懷者豈但橥輩而已邪予聞洪範之福蓋以德為本公之德有諸身而及於人天

報以福盖未艾勿藥之喜當即見之況上之所眷注者

予瘉而来来而久於其位以興道致治予與諸公之所

望也因書以為贈行序

贈訓導李卓序

李氏居泰和前程里為故家予嘗識子能敦厚周慎盖

其族之表然者心固重之永樂丁酉予以外艱家居南

溪蕭鵬漢甫請予為子師子能之孫卓蕭氏出也時年

尚幼亦從館下聽誨言應對進退率有可觀者予心又

喜以為子能有孫如此蓋可兾其成矣去之將二十年而卓果以明經應訓導之舉来京師試在優等既受職將之寶慶謁予拜曰生嘗受教於館下矣今幸得教官懼無以當衆望願先生終教之予聞而心益喜蓋喜其能進而不已也天下之理無窮君子之學豈有止足之限哉聖如孔子猶曰我學不厭况其下者卓之志如此宜予益為喜也夫仕者之任職多矣苟有才藝皆足以辦之惟教官以成賢才為職而本諸其身必其學之在

已者沛然而有餘然後所以應人者亦浩浩其不窮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卓宜務此而已師者弟子之所取法也惟以身率之則不令而從然今之弟子葢有率之而不從者況不以身率邪卓宜慎修其身哉夫賢才者治天下之本也而託之教官其職之重可知矣然其位則甲也凡昧於大體者往往怙勢力以臨之惟有道自重之君子一不以屑意不然鮮不隨俗變化而輕棄其身卓宜以道自重哉予之告子止於此矣今

郃陽教諭鍾沔尚清亦嘗從予遊能以所學教諸生今之所謂賢師而子之戚也又有徐訓導明善者亦篤學而善教子之去尚相與切磋而勉進焉則賢師之譽子安能避哉由此而進將不止於是而已矣子必勉之

贈蕭教諭赴長洲序

蕭氏吾邑故家詩書相傳也久矣而尤以篤義重鄉邑洪武中鵬舉先生舉賢良太祖皇帝命賦指佞草應口成詩上大喜授蘇州府同知以寛厚清慎得名再仕山

東鹽運副使潔廉之掾老而彌勵至今人能道之彥清其孫也彥清名欒以書經領薦今年會試禮部中教官選得長洲教諭彥清勤學攻文足以得志於有司其試禮部予實典文衡局以科額於是失彥清予與蕭氏有世好意甚惜之而彥清不以望予雖然予固惜失之而喜長洲之得也夫英偉之才所在有之而不能不賴於師師弟子之所由成也辟若制器然以良才遇良工加之以規矩準繩而後方圓平直規矩準繩之不加欲器

之方圓平直葢難矣故雖有材而不得成器以適於用者不遇故也今之為士孰無用世之心哉其材有大小不同而無不可用然所以成之皆於師乎望也因其才而篤焉匡直輔翼而振德之則才既成矣以是而為世用此治功之所以盛也然而遇良師者固有矣其不遇者葢多焉不遇則無以成其才猶未為病也苟遇而弗良師之以不正之習而加之以非道之施中才之士隨而變焉豈非學校之不幸哉長洲蘇之望縣其地多良

才今其未仕泯然日望於成者不少其前之所遇幸不幸予不能知今而得彥清予知其為幸也彥清之學得於家講於師友皆聖賢之法言仁義之達道率是而教之為弟子者勉而學焉其才將無不成予故為長洲喜也彥清克篤於是邦人父老必推本於同知公之賢而誦公之德不衰是彥清能成其祖之名亦所以為教也彥清勉之因書以贈其行

送禮科給事中石信之歸應州省墓序

古之君子最重其墳墓未嘗舍而之他也若有故不得已而去則必哭墓而後行於其歸也亦必展而後入其慎重如此葢謂親之體魄所藏也然古之為君者各有其地各子其民賢者之仕不出其國中故能不遠於墳墓後世天下一君四海一國士之有志於行道者豈能終老墓下哉苟有為之主則去之而其心固未能忘也彼必去之者盡其道於君心之不能忘者致其孝於親不遺其親不後其君此所謂仁義之道也然嘗讀四牡

之詩而嘆周之君臣皆可謂厚矣下勤於事不暇顧其
親上知其情而代之言以慰撫之上下之道豈不兼盡
哉然將母來諗但見於其言而於墳墓則未之及也由
是而知我朝列聖之待羣臣可謂其仁如天矣既著之
令使得省其親親没亦得以省墳墓且皆賜之鈔而遣
焉周之盛王所無也非天其孰可儗之禮科給事中石
瑁信之應州人宣德癸丑以明經取進士擢今官日侍
上左右敬恭脩職者凡六年其名既著於中外矣獨傷

二親之早沒不克食其祿又念其去墳墓之久也請於上得歸省焉應州地直雲中去北京葢千數百里信之之展墓可計日得也州人老長知信之之賢既能盡臣職而又能盡子道足以為邦家之光閭里之榮矣至其蒙天子之仁德澤之施其美葢出於數千載之上則未必盡知也信之將行同列之賢屬予文為贈故樂為道之

贈王主事序

國朝明刑慎罰凡當其任者必選通經學古之士為之非是不與也銅梁王僉用節以進士得刑部主事同郡仕者行人潘洪輩為之喜請於予曰用節之㑹試禮部也先生實司去取得其文而進之用節由是取進士常自以為遇知於先生今列官刑部猶願受教於下執事先生幸賜之言俾得服膺焉為惠大矣嗟夫予言何足以資用節哉用節學春秋春秋聖人之刑書也百王之法度萬世之凖繩繫焉以之處大事決大疑無不當理

者而何待於他求哉先儒嘗言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予於是竊有慨焉聖人之心至公如天地至明如日月故能得是非之正而盡誅賞之宜苟非聖人而欲無少悖焉葢難矣天下之理無窮而事變亦無窮必有以明天下之理然後能應天下之事彼變態千出日交乎吾前惟以理燭之榮辱予奪一觀理之如何不自為輕重則於春秋之旨其不合者葢鮮矣抑又聞之春秋與禮相為用謹嚴者禮之體亦春秋之法也衰

周之世上下怠放不能循夫禮之常故聖人作春秋繩以先王之法制凡春秋之所誅皆禮之所貶者也君子之治身或不能謹嚴則違於禮而入於春秋故欲用春秋之法者必先謹乎禮未有怠於自治而能治人者也用節以是經進方將施於事廓而充之觸類而長之蓋有不可勝用者矣予故就其所學者以告之而願望之意寓焉用節毋以為迂也

贈孫參政序

布政司之設古方伯之任也其長為布政使其次為叅政叅議其所統郡縣多者至百餘少者亦不下六七十為官屬也多矣而皆禀命於布政司故為布政司者其尊榮嚴重可知也朝廷篤意養民小大之事有不便於民者一切罷之而惟施其利民者然謂親民莫如縣縣令佐之賢否惟為郡者能審察而進退之使為郡者皆賢為縣者亦無不賢則民得其所矣故布政司郡縣之所望生民休戚所係也是以選授為甚嚴然使之位尊

當不違所治叅政叅議則或以事臨郡縣於其守令而下之賢否察之爲尤詳得與其長商確而進退之其勢尤易也故君子有志於爲民者尤宜於其職今年河南缺叅政吏部以聞詔大臣察舉得儀制郎中番昜孫君字原貞其始取進士爲禮部儀制主事已用清慎得名及陞主客爲郎中益有名旣而以病告歸尚書毗陵胡公知其賢復奏起爲儀制郎中凡大典禮大設施孫君稽古考文勤於其事表然爲當時所重及是舉也衆莫

不以為宜而孫君亦慨然思欲舉其職於乎此君子之志也君子之志固欲澤施於民不以能效一官為足也況乎為上之所選任下之所倚望者哉然孫君必欲使民蒙其澤則必始於郡縣吏使皆得賢而後可不然民有不被其澤者矣河南布政使李公昌祺予友也其德望之孚於人久矣為之佐者亦一時之俊於澤民必有其道今又以孫君之賢往焉同寅協恭得如其志以治可必矣豈非河南之民之幸哉孫君將行其同列之賢

主客郎中王君濬等求予言為贈故為序如此以贈之

贈邵都御史赴南京詩序

宣德三年聖天子在位既四年矣海宇清寧要荒順服然猶慮百職有不脩思欲更進賢才以隆化理乃詔六卿大臣慎舉藩憲之臣之賢者得福建按察使金華邵公玘等八人命有司徵用之既又以為御史受耳目之寄當激揚之任不可雜以匪人親擢通政使大梁顧公佐以為右都御史俾澄汰諸道之在職者顧公既别白

以聞其不善者謫為吏遠方或降黜為下僚於是任職之賢皆自喜其志之得白於上益相歡於為善而憲紀肅然既數月邵公至拜右副都御史往涖南京邵公初由進士為御史陞江西按察使又改福建正直之操久而益勵所至皆赫然有聲譽及拜是官士大夫皆為喜曰是誠能有為者也予嘗究夫設官之意內而六部外而布政司府州縣足以為治矣而又置御史按察司者蓋以內外之職不能皆才事不能皆理故俾之鋤姦去

邪剗弊剔蠹是御史按察司者百職之所由舉政治之所由成也其任葢重矣夫既為朝廷所託重而可自棄其身於禮法之外哉自棄其身於禮法之外而與貪濁無耻者同科則人何所畏憚百職曠庶事廢此之由也然則謫役於遠方沉屈於下僚豈非宜哉顧公既振舉於此而邵公復當是任由兩京而施之以及於外使小大之臣皆為才且良而興起於事功非聖天子與一時士大夫屬望之意哉予知其無負也審矣邵公將行其

鄉友驗封郎中胡文善求諸公作詩送之屬予序故推原其意而序之

大理少卿呂先生贈行詩序

大理少卿呂先生之省墓於紹興也少傅二楊公皆為詩贈之二公皆天下之望其言足以為輕重人之欲得一言盖難矣先生之去不求言於公而公自為言以贈非清德懿行有足重者不能然也盖先生初起自教官為江西按察僉事其後改福建江西福建二公桑梓在

焉故於先生知之深而重之確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二公豈無所自而然哉直家泰和亦可謂知先生者憶初遊鄉校時於學未通也先生行部至泰和視學宮望廟門而步謁先聖畢登明倫堂進諸生講聖賢之道而懇懇於治心脩身其容莊其言切有足起發人者至於吏治之得失民事之利病尤惓惓焉所以誨諭而振德之者蓋有古君子之遺風時直雖少心竊慕之後之來者求如先生加少矣蓋有騎過廟門而不顧

於學政之弛與吏民之獘不少概於心視逢迎應對以為褒貶抑揚者比比是也夫如是則安能忘情於先生哉直嘗自念今之諸生束書不觀者盖多也昧於治心脩身者又多也誠得如先生十數人專領而課勵之庶幾有益乎今先生老而歸諸公賦詩贈行而俾直序之故序其前之所知者為之引使人知先生之誠可重如此若其他之所行暴於人之耳目與其歸為鄉里之榮者皆不道雖然觀直之所著亦可以見其餘矣

贈歐陽士則南歸序

予内弟歐陽士則以明經見重於士大夫久矣今年鎮江缺訓導舉至京師先是凡舉任訓導者皆嚴試於翰林宣德初慮吏之入官與求賢舉之濫也詔諸大臣學士羣試於廷中而訓導亦與焉加嚴矣至是有言舉任訓導宜先試於在外有司及提調學校風憲官然後送之吏部又羣試而用之吏部請從其説而士則適遇焉乃告别於常所往来者東書南還無不豫之色或者曰

教官之任誠重矣然在外之試未必愈於在廷之嚴也使未至京師則宜矣既至而必歸試試之而使復来僕僕走萬餘里非有重貲將何以自給士則素清貧無乃不便於是行邪士則曰儀之進退盖自有命焉家貧親老誠願得禄以為養然吾父年八十二母亦七十七矣以情而言其可暫去左右哉今別去半年起居飲食不能須臾忘於心幸而得歸且少舒其惓惓之思而自快於目前禄雖未之及其所樂多矣而何不便於是行哉予

聞而心善之曰賢哉士則也天下之樂莫大於事親親也者不可以長存亦不可以再得也因其力而致養焉極愛敬之誠盡悅愉之奉使憂患不知勞苦不聞熈然自適於太平之世其樂可勝道邪古之人雖以祿養為榮然豈能必哉如必得祿然後養則昔之大賢君子蓋有不沾一命者將不得為孝子乎士則之親老矣楊子所謂愛日士則之志也予蒙甥氏恩不薄恒慮士則以祿養未遂為慊而愧無以助之及聞其語而信其賢故

書以為贈行序且使人知士則之非苟然者也

抑菴文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柳菴文集卷六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費元震

抑菴文集卷六

明 王直 撰

序

贈吳知府赴任序

仁宗皇帝即位之初詔擇國子生之有學行者六十人俾翰林嚴試之予忝與其事拔其尤者二十人以聞番禺吳信中寔在焉上素重賢才而首命及此於是衆皆以為榮明日有旨命試事六科察其可而任之未幾二

十人者皆以勤慎有名遂皆授給事中中孚在刑科夙夜不懈以脩其職而其名益顯諸公貴人交譽之今天子嗣大寶位遂命總其科事甫一歲福州缺知府大臣謂莫如中孚奏請命之中孚遂陞為福州知府同列之賢求予文以贈行嗟夫中孚子之在位久矣其練於政事非予所能及也予何以為贈哉雖然予不能習事而能知書書載治民之事甚多不可備舉姑舉子之字而申其義焉易卦之中孚其名義同也治民之道豈有加

於此嘗即卦之全體而觀二柔在內為中虛中虛者誠之象也即二體而觀二剛居上下之中為中實中實者孚之象也虛其中則所感者易以入實其中則所施者無或欺以此臨民民有失所者乎世之臨民而失所者何也私意橫於中又間以先入之言則民之情惡乎達舞文飾詐以欺世取名無實惠以逮下則民之病惡乎瘳予顧子之字而取義於易焉則今之賢守亦無有加於予然非特可為賢守而已也等而上之蓋無施不可

今之賢守往往入佐六卿貳臺憲予其勉之予與諸公蓋深有望也

贈李主事序

予觀夫考課之法而知朝廷之待仕者蓋帝舜之心也夫士之仕也孰無建功立業之志哉在上之人有以御之耳寛則失之縱嚴則失之殘而欲其興起事功蓋難矣於是有策厲之術三載而觀其績之小成彼勤脩職而幸於見知則將亹亹忘倦以圖之百工熈庶事康矣

至於九載則陟明者多而黜幽者少豈非策勵之術有以成就之哉有虞聖人與今天子之德何其待士之厚也仕而遇此可謂非常之幸矣南陽李賢原德以明經取進士擢授吏部驗封主事夙夜不懈以脩其職自家宰而下皆愛之既三年以稱職聞上命之復任葢俟其業之大成而陟之也郎中吳孟寅輩皆為喜來求文以華之予謂原德能於其官而受天子之寵命其光華至矣予言何足以為華哉然有一說焉君子之仕莫大於

逢時有其志有其才而時不遇焉雖欲少自見可得耶
今幸遇明時上有帝舜之聖而以帝舜之法待賢臣則
為臣者其可不以有虞之臣自待邪臯陶伯禹有虞之
臣也其言曰慎厥身脩曰予思日孜孜者予深有取焉
蓋慎厥身脩所以為建事之本孜孜者所以收建事之
效也由是言之身有不脩而不知勉焉則庶事隳臣職
廢雖為具僚求以免責且不可況望虞廷君子邪抑又
觀夫後之為臣者其初非不知勉也及宦業有成鮮不

侈然自放者益之言曰滿招損謙受益徵諸天道且然況人乎原德世為顯官兹欲不愧其先不負於國必當以前之所云者為法則顯榮光大可必矣夫與人言而不以大賢君子待人者非相厚之道也故序其說如此以為贈原德其有取於予言也乎

贈翰林檢討錢原溥序

原溥名溥華亭人正統已未以鄉薦會試禮部而予實司去取得原溥所為文竒之遂上其名原溥由是取進

士然尤攻古文詩法唐書法晉皆有造詣其德性温然言動不違於禮故在京師名最著會詔下吏部求文行卓然可用者吏部選於衆得原溥進之察其行試其言遂用為翰林檢討其鄉友兵科給事中蔣性中喜原溥之進用而欲勉以遠大也求予言贈之於乎性中可謂能盡朋友之義者矣古之君子之為友也務以德業相勸勉故有善則相師有過則相戒必至乎德之充業之成而後已焉今上有聖德之君下有好德之臣其所進

而用者必以德為本若夫位之高下亦必以德為差則凡有志於用者奚可以不務德哉德之充則言立行端古之君子蓋如是然予聞之學所以為進德脩業之本也學不足以明理則德非其德業非其業矣故孔子之聖而猶學以脩其身況下此者乎原溥之進德脩業其尚不已於學哉況翰林處禁密之地而檢討史官尤非他職可比者曾文定嘗言學足以窮天下之理才足以周天下之用智足以知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然

後其職可得而稱由是言之學豈可已邪予自竊第入翰林即忝史職然於他事亦多與其間惴惴焉不敢少自怠今三十七年卒無寸長可取者學不力故也原溥當以予為戒而以古人為準學益勤德業益盛則其位當益顯孰之能禦哉予以是贈原溥蓋自訟之意而亦相厚之道也

送江西左布政使吳公序

江西左布政使毗陵吳公報政來北京既奏最而歸凡

知公之賢而念其民者皆喜且欲予言為贈於是都察院經歷南昌熊尚初以告予予亦江西人葢尤為斯民喜者則於贈言奚可辭然謂吴公仕宦三十餘年始擢自主事為知府又為按察使再以賢舉任方伯其德行政事著聞於遠邇設施措置非予愚者所及也則今之贈行不幾於難為言也乎然惟君子不以人廢言吴公君子也愚者之言庶乎其有取矣昔帝舜之即位也明目達聰之外莫切於養民故其咨十二牧曰食哉惟時

豈非謂食者民所賴以生而時者民之所由以得食也歟今之布政古牧伯之任而聖天子之心即帝舜之心也吳公與同列諸賢推而行之江西之人之受其恵久矣恵之厚則感之深感之深則今之歸也人惡乎其不喜哉雖然江西郡邑介湖山之間其土瘠其民貧歲豐而艱於食者十猶四五則所以加恵之者蓋深有望於吳公抑嘗思之我太祖皇帝養民之厚有加於帝舜而無不及焉既發鏹積穀以振施而興起水利皆有其實

以為非是則民不能以趨時今名存而實乖欲使之遂其養葢難矣此郡縣之過吳公所宜加意者也舜之命牧亦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夫良法美意嘗行於君子而敗於小人吳公察於郡縣之吏果君子則信任之小人則遠棄之當必有以副上之心慰下之望而無愧廪廷之臣矣於乎此所謂養民之政也此所謂惠而不費也此所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也誠如是則江西之人之美吳公豈止若南國之歌詠召公而已哉故書以為

贈行序

贈李檢討序

李紹克述安成人宣德癸丑予主禮部會試克述以春秋薦予得其文而讀之喜其明暢他莫有及者擢為本房第一由是遂取高第入翰林被旨選擇俾盡讀中秘書學古為文辭而予繆當董率之任於是又知其資質之美學益進文益工蓋温然自重之士也及脩宣廟實録克述亦與其間予復濫厠總裁之列見克述早夜盡

心於職務其所纂脩皆詳實有條理心獨重之謂其文學既如是而又能勤篤不懈他日遠到無疑也今年勑諸司有剩員者更其任上以文學侍從之臣皆妙選在左右不欲以他務委之令暫歸以需召命克述與焉則自喜曰吾有老母既蒙恩命矣今得躬養以為榮吾何幸如之即束書擇日就道其鄉友翰林侍講劉球求樂編脩吳節亦為之喜求予文贈行予家去安成百餘里而與其士大夫相往來克述之出而仕也葢與予三遇

而益親庶所謂有宿契者則於其行豈可愛一言邪君子之學盖欲充乎内而周乎外不以進退有間也是故進而夔夔退而孜孜惟德業是滋必使積於内者充然而有餘達於外者沛然而無不足然後為學之成克述在館閣嘉其勤篤者非予一人今之歸其可不勉事親之暇務其所當為而絶其所不可為是身暫退而德業益進此顯榮光大之基也可以副衆望矣克述豈久於外哉

宋長史輓詩序

宣德八年六月八日越府右長史宋君子環以疾卒于官年五十二京師士大夫聞知皆痛惜曰宋君溫然君子也宜享福於悠久乃今已矣而謂天道佑善可信邪君吉水人以明經取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擢吏部主事陞郎中以至今官其所歟歷久矣而未嘗有違言戾行凡與處者莫不敬且愛焉而予之知君也尤深君事親極孝敬兄弟七人尤相恭愛平居言動必以禮予嘗

謂君孝友人少能及一時名公鉅人皆以為然其於姻族朋友必厚而和謙而信其事上也恪而勤其待下也寛而恵皆久而不渝蓋天性然也嗚呼其為人如此其於天道果戾邪果不戾邪而不及中壽以卒其可邪其不可邪孔子曰仁者壽宜也然而有不仁者反久生以賊於世豈所謂造物者莫之省邪抑有時而隂縱之邪此皆不可致詰也則士大夫之於宋君安得不痛惜之哉君少予三歳而居同郡出同年仕同朝雖各縻於職

務不得數相見然得一見即相與傾倒為懽或移時竟日而後去其意氣莫逆也君少時姿貌秀偉眉目如畫及今益豐碩鬚髮郁然無白者而予之衰薾已數年私謂君之福當未艾而今乃先予逝矣嗚呼安得復有相厚如宗君者哉則予之痛惜君其有已哉君之子進士懷奉柩歸葬凡痛惜君者皆為作挽詩俾執紼者歌以送君而予為之序既以著予情亦使讀是詩者皆知君之可惜也

南溪曾氏族譜序

古者世族大家必有宗法以端其本聯其支則倫理正恩誼篤而可以久且大矣自宗法廢族無所統於是有服盡親盡而相視如途人者君子病之此譜牒之所以作也譜牒之作凡同本者皆録焉明其所自出而謹其所由分尊卑疏戚粲然甚明是宗法雖廢而倫誼不悖者賴譜以維持之也是以君子重之予邑南溪曾氏於今為名家然自宋元以来屢經喪亂譜牒失亡不知其

所以徙族之故老相傳宋淳祐中始祖和甫以儒業教授南溪羅氏羅氏貲富甲一鄉愛和甫才行異常人以女女焉於是遂居南溪生子一曰南山字鎮重鎮重生四子曰可翁祥翁仁翁元龍可翁祥翁元龍之後皆失傳獨仁翁四子以德以觀以敬以禮蓋自和甫至是四世矣其子孫日益衆然水木本源尚弗克究知洪武中以德子文昇與諸弟允昇逺昇始得和甫先考之墓於蕨原墓前之石則和甫所題署然後知自蕨原徙乃封

表其墓而買田祀焉屬其塾師梁子瑗先生為作譜而終恨失其詳文昇三子某某嗣宗允昇子夢浙遠昇子季宗與諸兄弟遜宗沂宗輩皆注意求之閲陳年簿書得元龍分産契約其所載甚明乃知分自蕨原無疑於是彼之同姓伯瓊者知其不可掩也悉歸其舊業以作祠堂充祀享而自和甫以前不可知不可知則亦末之何也已既而文昇輩三君子相繼卒夢浙兄弟謀曰族不可無譜而譜將以傳信後世吾祖考用心於此久矣

今水木本源幸已得其實可免郭崇韜之譏宜斷以和甫公為始祖而次第書之不可知者則闕焉譜既成寧國府同知鐸持以求予序鐸字廣器文昇之孫嗣宗之子也往年予家居時嘗識三君子而與夢浙李宗同遊縣庠今又識廣器皆以其才為時用而夢浙已矣廣器輩能脩其族譜以成祖考之志非所謂曾氏之賢子孫哉夫作譜之法不必詳亦不可畧要在實而已眉山蘇氏出於眉州刺史味道然皆失其世老泉先生作譜斷

自其所知者録之不敢加一辭焉懼不信也此作譜之法也今曽氏之譜録其所知而闕其不可知不妄引强附以自誣亦老泉先生之意其視世之誕妄子弟相去遠矣予聞之記曰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此所謂仁義之道也仁義行而孝弟之風興惇睦之俗成尊卑疏戚各安其分而後之子孫又力行仁義以繼續不窮則南溪曽氏將愈久而彌昌雖傳之百世有耀矣予既嘉其譜之成故為序其首簡

靜脩齋詩序

靜脩齋詩若干首士大夫為陳德遜作也德遜居泰和城中與四民雜處其室廬相附如魚鱗車馬之過門者朝夕不絕也然德遜退坐齋中澹薄自守喧嚣之聲不相聞時取聖賢之書讀之以求其理以脩於身而見於行事予家居時嘗過德遜相與從容者終日聽其言必依於道察其意蓋知躁舉妄動之辱身而不肯為者也夫君子之脩身豈必靜而後致力哉蓋天下之理無窮

惟静乃能察之故有𡨋觀而默契焉者若物我之相形利害之相感憧憧往來於得失成敗之途而不知止焉而欲身之脩道之立不可得也諸葛武侯所謂静以脩身者蓋此之謂矣夫人之生不能無欲有欲則不能不動若其勢得行則於動加焉德遜之弟德遵以進士第一為翰林侍講名聞當時縣之大夫藩憲大臣與朝廷之達官顯人皆知敬且愛也自常情觀之蓋將奔走焉乃安處一室務讀書窮理以脩其身凡物之在外者皆

不足以累之此誠非衆人可及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然則德遜之為君子也孰禦哉德遵道袁諸公之詩而以求予言予蓋知德遜者故為序之使凡讀者有以知德遜之非苟然者也

送余侍講詩序

古者仕不出其國故親戚墳墓相通也自封建廢而天下并於一於是仕者離親戚棄墳墓以從宦於千萬里之外至于久而不能歸則父母棄背墳墓失所而抱無

窮之感者往往有焉雖曰為國者不顧其私然於聖賢教人之道未盡也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葢不能孝於親則不足以致君而善俗為國者亦何頼哉聖賢之言萬世之法也然能由之者葢寡矣今天子在位以仁逮下詔羣臣之任職者皆用其爵以貴顯其親又詔凡久於其職各以次歸省親沒亦得以致享焉葢曰吾以勸忠也於是大小之臣益感激自勵翰林侍講余君學䕫以行誼文學有

名當時天子既追榮其親錫之勑命矣而余君在任久得歸祀墓下同列之士相與作詩送之而俾予序予與余君同出處者三十年其相知最深君之尊府先生以學行著稱搢紳間而無意於禄仕至君以家學遂大顯先生生得以享其禄沒又得以被其榮則君之孝於親忠於上者豈不兼盡矣乎視昔人之仕而不能歸徒抱戚於無窮者蓋逺矣此可見聖朝仁澤之厚也今君之歸鄉人子弟見之孰不感發興起皆思勉為忠孝以自

効則君之所以表勵於當時者豈細哉予故為序其詩而歷道其說如此使誦詩者皆知昔人之失而今之得為可慕也詩凡若干首

贈左庶子周君省墓歸文江詩序

國家舉封贈之典著歸省之令以嘉惠仕者恩至厚也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周君崇述以清文懿行受知於上既追贈其父母皆五品矣去年秋援例請歸焚黄于墓下上不欲其去俾復任事然君之去鄉久矣

祖宗墳墓蓋有繫于心而不能已者至是再請乃許之夫君之所以盡其心於國者忠也然而不忘其先而必請以去者孝也上之所以留者仁之至然卒如所請而不違其志者義之盡也於兹一事而忠孝仁義之道著焉昔周盛時為臣者急於王事而不顧其親上之人能探其情而勞之亦可謂厚矣及其衰也有盡瘁於國而上不知父母不得其養而不知恤者觀之四牡北山其政之得失可知矣然則今日明良相逢之盛何以異於

唐虞之世哉此士大夫所以歌詠於其行也君永樂初
科進士第二人即拜翰林編脩久之以憂去及再登朝
為侍講為諭德以至今官不歸者二十年及今之歸昔
之幼者壯壯者老俯仰之間寧無動於中乎以百歲論
之其為二十年也蓋無幾然則周君其可以久去朝廷
哉情事既畢即當復来竭為臣之忠以報上之仁忠之
盡斯為孝也益大矣予與君生同郡其出也同年其仕
也同僚心之所存蓋無不同者故於贈行之詩而為之

序如此同心之言庶乎或有取焉

贈少傅建安楊公扈從巡邊詩序

國家以神武定天下而以至仁撫之是故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凡有土有民者皆奔走奉貢稽顙闕下令天子丕承列聖德威所臨無間遠邇益効臣節是以内安外順熈熈然同風蓋太和極盛之時也宣德九年八月上臨朝諭羣臣其意若曰武有七德保大安民其二也況天下既安不可忘武邊塞者内外之限雖宿重

兵以守之其能不以安而怠乎今稽事既成朝廷多暇
朕將親率六師以行邊申飭武備庶幾永保無虞羣臣
皆頓首稱善乃卜以九月甲申啓行少傅工部尚書兼
謹身殿大學士楊公實從公秉德蹈道兼資文武昔事
太宗皇帝從容於禁密之地凡禮樂名物政令施設皆
參與其間至於南征北伐指麾號令雖皆出宸衷然文
告宣布多自公手而北伐之役公未嘗不從故於邊事
詳練雖老校宿將無以過之宜其簡在上心而眷遇益

至也直嘗觀之周自文武疆理天下繼以成王攘外安內可謂盛矣後世忘備於是遂有外侮宣王中興任疆埸之事者則有文武吉甫馬蓋有是君斯有是臣也國朝大一統之業聖聖相承重熈累洽而猶不忘武備以保乂萬邦又得如公者左右焉蓋所謂明良之遇也賡歌相成與有虞等矣豈但比隆成周而已哉公將行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王君英時彥等皆喜公之有是行也析唐張說詩禮樂逢明主韜鈐用老臣

二句為韻各賦五言詩二章以贈行而直則為之序云

陳氏世德録序

行在通政使司左通政江寧陳君恭字孟起與予交久矣甞謂予曰陳氏世為曹人在宋有義甫者官至龍圖閣待制宣和中金人入汴佐李綱城守有功後從高宗南渡至建康家焉故今遂為江寧人其後皆以材武立功勲致禄位歴三世曰執中有文武才積官至都統制爵為開國男生子文德通判溧陽州有恵愛於民子辛

之仕元為淮南鹽課提舉政脩名立生五子其第四則
我中憲公中行通經博古號當世名儒嘗為江東明道
書院山長太祖皇帝初渡江求得之待以殊禮俾叅軍
謀論治道補益弘多天下大定屢授以顯官皆不就上
知其誠實不之强然所以親厚寵錫之者雖元勲貴戚
不過也葢無日不在上左右其所言者皆正道未嘗以
私天下之人多陰受其賜始終尊榮莫與為比此恭之
高曽祖禰也惟我先世皆位通顯以光裕後嗣而先公

之荷隆眷太宗皇帝亦嘗以諭侍臣至今有能言者可考信不誣恭慮久而或泯自龍圖而下凡有述作以昭德垂光與朝廷制命所以寵終而褒往者備録成書以示子孫名曰陳氏世德録予為我序之予嘗自謂通政君仕宦三十年才行表然為今世所重其進於福禄榮名蓋未艾雖云能自脩當必有啓佑之者乃今得聞之何其盛哉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之云者蓋累世之德之所加厚者也積之之厚斯慶澤有餘矣其陳氏

之謂乎江河之流固有其本而又增益之然後奔放肆大愈久而愈無窮故家大族之所以盛者祖宗積德以啓之子孫務德以繼之也陳氏之子孫考於斯而知先世之德皆思善繼而不忘則所以增美於是書者將百世有耀矣是為序

送少保楊公省墓歸南郡序

正統六年二月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南郡楊公以去墳墓之久也請於上得歸省焉一時仕者皆

以為公榮直聞而歎曰省墓云者君子追遠之道也古之人皆重去墳墓以為親之體魄所藏不可以無主故重之及列國廢天下歸于一有志事君而行道於天下者豈能終老墓下哉苟有為之主則去之雖聖人不以為異也然既去之矣其心固未嘗忘而縻於職務久不得一省焉者則亦未嘗不憮然于心國家著省墓之令蓋前代所未有真所謂如天之仁也於是而歸省焉安得不謂之榮哉然直於公之歸有以見上之仁於公也

厚而公之德之賢於人也遠矣葢公事四聖踰四十年皆以文學謀謨居侍近今天子在位圖任老成而公與少師廬陵楊公眷注尤深軍國重事多訪問焉日侍經筵敉孜啓沃非堯舜之道不以陳誠不可一日去左右而公乃切切於是行世之職仕有不如公者反後之非公之德賢於人遠哉而聖天子輟公於倚任之中宥容之地使得盡追遠之道其仁之厚可知矣於乎舉前所無之令典而於公特厚焉公之所以致此豈偶然哉直

從公亦久矣見公之教人皆忠孝仁義之言而其所行不異是誠所謂邦家之光豈特歸為閭里榮哉禮部郎中潘勤輩亦嘗受公之教者於公之行皆有戀慕之意而欲見於文屬直為序之使觀者知公之德而有所興起云

女教續編序

女德之隆汙家之興廢繫焉教之不可不豫也晦庵先生小學之書取古昔聖賢嘉言善行以為立教之本其

訓女子亦備矣有元之時相臺許獻臣又蒐攟經史取其可以示法者作女教之書凡為女為婦為妻為母之道悉具吳文正公謂可與小學之書並傳其用心亦至矣然予聞之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謂之君子則必有師友之資問學之益而尤貴多識則孤陋寡聞不足以成德可知矣況乎閨門之奧内言不出外言不入而欲廣其見聞增益其智識使德立行脩非資於書不能也公務之暇稍覽載籍録前二書之所未

錄者得若干條會稡成篇客或誚予曰女子以柔順爲德而以剛暴爲戒彼庸奴其夫拂逆其舅姑鬬狠於其里閭此之謂悖人理速天誅而不可與居者也今子取坤文言以剛方訓之無乃過乎予曰坤乾之對萬物之母也女子之德不取法於坤而奚取柔順者體之正剛方者用之發安常處變之道在是矣剛則其守固而不可屈撓方則其志定而不可移易然後柔順之體全夫强戾不生於心乖忤不及於物羞畏隱忍未嘗厲色疾

言可謂柔順矣然或巽懦委靡人得而制之依阿茍且之間蓋有失其身敗其家者則剛方之德非女子之所當務者乎彼之所為剛惡也予之所用為訓者剛善也向善背惡智者固能擇焉且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剛柔健順皆具矣以是為訓亦因其所固有者而導之耳予言奚過哉容不能難遂書以弁其首

贈吏部左侍郎魏公赴南京序

君子之仕既老宜歸矣上之人惜而留之且為遷其官

使不至甚勞而得安於其位此豈徒然哉非其行素修才素著有以取信於上下不能也今於吏部左侍郎魏公仲房見之矣公自為教官已用清慎得名遂入太常為博士遷考功副郎擢拜太常少卿其文學政事益見重於天下由是進為吏部左侍郎遷禮部皆宜於其職今年以年滿七十上章乞致仕上察其可用不許既而南京吏部以缺官為言上念無可任者復命公為南京吏部左侍郎蓋南京根本重地而事則簡於北京特以

命公者所以示優禮也於戲公之獲乎上者誠厚矣予嘗觀之周之盛王之待羣臣有勞於王事而不暇顧其親則探其情作歌以勞之是以得人之懽心而治道隆矣至其後世有盡瘁事國而上不之省者此小雅之所刺也上下不交則其為否也宜矣今公既老且倦乞致仕而去上惜其賢而留之又使之去煩就簡以安佚其躬而享其禄位厚於老臣如此蓋所謂如天之仁周之盛王不過也天下仕者將由是而益勸鞠躬盡力而忘

其身之老焉治道之隆豈成周可儗哉抑聞之古之所以圖任老成者以其涉歴之多見聞之廣道德功業足以重朝廷表後進若今之意亦豈異於古公之所以自待與朋友之望於公者亦皆以古之君子為至也公將行大宗伯胡公輩屬直為文以贈行故為言如此

戚畹恩榮録序

戚畹恩榮録者府軍前衛指揮使孫繼宗兄弟所輯也孫氏世家鄒平積善累慶至今會昌伯孫公與其夫人

而益盛篤生皇太后儷體先皇帝誕育聖明以嗣大統
德化敷及于中外由是公與夫人皆受封爵繼宗兄弟
亦官三品列朝行顯榮光大莫與為比初公自鴻臚屬
陞中軍都督僉事先皇帝為易今名及乎疏封追爵三
代皆賜以璽書萬幾之暇嘗賦七言長句二篇親洒翰
以賜之雲章奎畫華彩煥然凡諸戚屬未有也繼宗兄
弟仰惟皇上深仁厚澤所以寵賁者如此真孫氏百世
之榮也乃請於公錄其副鋟梓以傳且嘗榜其奉親之

堂曰具慶又為孫氏族譜以著其本而聯其支士大夫皆為詩若文以美之繼宗又取諸作附益成書以彰上之德而垂耀無窮名曰戚畹恩榮録而俾予序予嘗觀之自古國家之興未有不資於内主其功化之隆既及於天下則殊恩異數必充溢於其家三代遠矣自漢以来外戚諸賢若陰識樊宏輩皆謙虚畏慎守禮遵法篤忠敬之心去驕侈之習循循有士君子之風前史書之惜其家乘不傳而凡上之施鏗鍧震耀於當時者不得

以盡見之今公之在戚畹其年既尊而惇德不倦位高而心愈下寵極而氣愈温繼宗兄弟亦受公之教皆好善服義盖欲與陰樊輩匹休儷美而上之所施鏗鍧震耀於斯時者皆備録成書後之人得而讀之其榮盛可考也然予聞之孟子曰仁則榮仁者當理而無私之謂盖不殁於已私而行合乎理此致榮之道也孫氏今日之榮其前人之厚於仁可知矣繼之者益勉於仁而加厚焉則榮盛有已哉故因序其書而道之

美靖遠伯王公功成詩序

予嘗觀夫古之命將皆文武之才非特三代盛時為然也周宣中興有玁狁之難而用尹吉甫以其文武具備衆之所法也降至春秋晉侯命將猶以詩書禮樂為上及其論戰亦本於仁義禮信則所尚可知已自是而後文武異途斬伐擊刺獨武將任之而文學之臣不與焉豈能文者不皆習武事邪抑文不適於用邪有唐伐蔡久無功乃命裴丞相度為都統以賞罰用命不用命遂

滅蔡當時環蔡皆銳兵宿將然功必待度而後集則文學之臣豈盡出武將下哉撫師以仁用師以義勝雖在力而制勝在心可以無敵於天下矣儒者之道如此是果不適於用邪亦何其寥寥濶絶也於今乃得見之豈非君子之所樂道者哉靖遠伯王公尚德兼資文武有異才昔為兵部尚書時嘗受命總督西陲軍務麾兵出塞千餘里襲殘寇殺之幾盡聲震西北邉自是累歲無寇患文武之士莫不怗然服欣然喜而誦公之功不置

及麓川叛逆久勞師旅而功未成上旣以定西侯蔣公統其軍而復命公總督之將士聞公来勇氣百倍皆樂戰公督衆深入盡破諸賊砦圍其巢穴以火攻兵勢鋭甚賊之脫而走者葢無幾遂定其地而歸人咸謂公無愧於古人凡能文者皆作詩美之葢渢渢乎其言也予與公同業而迂懦不振喜公之功有成而古之道復見也故樂為天下道之雖然是詩也豈獨著公之美哉昔者申伯仲山甫有行尹吉甫作詩送之崧高烝民是也

而序者謂爲美宣王蓋任賢使能以致中興宣王之美見矣今聖明在上知公之賢用公之篤是以有成功則是詩也雖爲公而作然謂之美朝廷可也故爲序之百世之下欲知今日之盛者必於此有徵焉

贈李先生十題卷序

正統十二年國子祭酒李先生以老病乞致事上惜其去不許者數矣最後言益切乃許之公卿以下至于縫掖士皆歎曰先生文行爲學者師法久矣今致事去使

悵然無所依於先生則為可惜閭巷
火伍之中則曰是能深知我而有志於恤我者也今則
去矣太學諸生服先生之教而蒙其德五六年敬愛如
父母自初有疾皆奔走治醫藥及少間則動色相慶至
是無可奈何猶相與言於上曰祭酒李某感皇上嘉惠
學者之意小大之才多所造就蓋前此未有今以老病
乞致仕臣等尚願少留之不可退則取其事為十題命
良工繪圖求諸名賢各識一言以為贈上亦眷愛之不

襃詔兵部為具舟陛辭之日賜鈔一千貫命光禄具酒
餞錢之及行達官顯人多先出崇文門外以序别大學
師生用彩幣製旗帳各為文詞頌先生之德教坊諸樂
工植大鼓雜以金石絲竹之音喧然前導送者凡二千
餘人遠近觀者塞路一時行旅至不得往來商賈為之
廢業莫不嘖嘖稱美以為榮至有為泣下者漢之踈廣
唐之楊巨源不能過於今七八十年之間亦未見其比
先生獲乎上下如此其美之鉅細可知矣雖然此豈特

為先生榮哉他日良史書之後千百年有讀之者足以見今日尚賢之美是所以為邦家之光也於乎盛哉予與先生仕同年荷四聖之德大矣忝竊非分方資輔益以道負乘之譏而遽舍之去予何恃以立哉欲不戚然以悲可得邪詩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予終有望於先生也諸生以十題屬予言故為序而道之

送梁憲副序

刑部員外郎梁粲叔車既受命為按察副使當之廣西

予家與同里且世有連而又同事儒業氣味相似也而可無言於其去耶夫朝廷之置羣有司所以為民也因民之所有事而惠利之使賦斂平徭役均衣食足而生養遂乃其職也世之為有司而能此者有矣其不能者盖多按察司視夫能者而勸勵之其不能者加黜罰焉民庶乎受惠矣然則民之休戚皆繫乎按察司其職任之重豈他司可比哉廣西古蠻夷之地州縣之民不與猺獞雜居者盖無幾彼其凶暴之性習於攻剽殘殺往

往好出為民害民既苦之矣朝廷命列侯將重兵以制其出入有肆為暴者則勦之亦所以為民也然財力必取諸民而又有惟正之供以奉給公上則廣西之民其生遂之難易可知矣按察司繫民生之休戚而欲使無戚焉在察視有司之能否而懲勸之其寬嚴緩急又可知也則吾於叔車之去安能無望哉叔車學邃而識明仁厚廉慎君子也常有志於為民其任重不難矣然君子所行而欲人之服必本於其身不治其身而能治人

者未之有也昔廣西初置按察司上命殿中侍御史尋公适為之使先叔祖子啓公與吉水胡公子祺由監察御史陞僉事往涖之三公皆光明正大寛嚴有體廣西之人安於其治尋公嘗曰為風憲官者當先置其身於禮法之中然後能以禮法治人此天下之名言也叔車脩身慎行有素矣予猶為此言者君子之自治當不以久而怠也予之所望於叔車豈止是哉故書以為贈行序云

贈侍郎錢公致仕詩序

士君子當太平之時遇明聖之君以其奥博之學英偉之才居翰墨之林任禮樂之司以成茂績收美名及既老且倦矣則致其事而去安止足之分適進退之宜此其人非超邁絶俗不為外物之所移奪者不能也今予於錢公見之矣公在永樂中取進士入翰林以文章為職業凡朝廷有大述作大典禮經筵之講論史館之譔次公皆在其間所以發道德之清光揚功烈之鉅美敷

暢人文藻飾治具盖多矣祇事四聖三十餘年寵遇如一日天下之人承下風而望餘光者皆自以為莫及也今天子在位眷用舊人公自翰林學士超拜禮部侍郎其尚書則毗陵胡公而公與臨川王公實左右之三人者皆天下之選當稽古右文之世制度典章煥然大備三君子輔相之功盛矣哉未幾而公以老乞致事上惜其去不許既而疾作不能朝者且半年於是復上章上察其實乃許焉於乎上眷愛於公欲其久留以自輔公

明於去就之義不欲以苟冒羞朝廷可謂兩盡其道矣而胡公王公皆惆然不忍別則相與賦詩以道意且俾其屬皆賦焉而屬予序予與公同在翰林久矣以道義相規文學相磨切不啻如兄弟雖相繼去翰林然猶相好如曩時則今之別也予心惆悵豈減二公哉念予之仕昔者與公同而今則甚異蓋超邁絶俗不為外物所移奪者公是也忝竊非分而不能去此予所以羞於公而取譏當世者也故因序其詩而自訟焉

送南京禮部尚書王公赴任序

正統十三年八月廿八日上以禮部左侍郎臨川王公為南京禮部尚書在朝公卿大夫及諸縉紳之士莫不忻抃以為宜盖公之德行文章為望於當時人之俟其進也久矣故其喜若是而予之喜則又加甚焉然亦有不釋然者抑安能無言於其去哉永樂之初予與公同取進士入翰林又同選入内閣任事既同而授官又同及来北京同典制命同脩四聖實録凡朝廷有大述作

及恩澤之施皆與公同之盖自翰林春坊累陞至禮部左侍郎其飲食居處於公無不同佳時暇日登山臨水窮景物之勝極觴詠之娛考其言究其心誠無不同於公者四五年來予待罪吏部出入雖不能盡同然經筵之進講政事之當議亦未有不同者嘗竊自謂天之賦畀於吾二人如此雖同氣兄弟不過也於今四十五年矣雖後之忝竊稍不同而有愧於予心今喜公之進庶可以終同而久與處也而乃當別去其何能釋然於懷

邪公長予三歲予嘗以兄禮之其教益予者豈獨文藝之事哉裁其過補其不及俾歸於道之中而幸少有立焉今老而益愚有負乘之譏素飡之嫌而公乃舍去則自今以往予行或違道誰能引而歸之中言而有失道誰能啓予之蔽哉予雖欲釋然安得而釋然邪抑聞之君子相輔以道不以遠而或間也教言時来使得服膺而行之亦庶乎可以寡過矣詩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此予所望於公也故書以為贈行序

建安楊公文集序

國朝既定海宇萬邦協和地平天成陰陽順序純厚清淑之氣鍾於人於是英偉豪傑之士相繼而出既以其學贊經綸興事功而致雍熙之治矣復發為文章敷闡洪猷藻飾治具以鳴太平之盛自洪武至永樂葢文明極盛之時也若建安楊公者其可多得哉直在鄉校時聞公領鄉薦第一名譽赫然思欲識公未能也太宗皇帝即位之明年直亦取進士選入翰林俾盡讀中秘書

學古為文詞而公已在内閣典辭令職論思所與共事者六七人皆天下之望又後二年直再被選拔得從諸公後諸公不以直為愚而皆辱教焉聽其所言而覩其所存信一代之偉人也而公復以達政務善應變最為上所親任凡制馭遠方飭師旅撫順討逆慮邊將有不能辦者必命公往圖之公決機發策皆適其宜上躬御六師清沙漠必命公從行所以賛襄裨益為多其在朝廷朝夕侍左右圖議政事以安利兆民而人蓋陰受其

賜問為文章歌頌聖德施之詔誥典冊以申命任事與凡官署民居所以施政教適性情而欲有所紀載孝子慈孫欲銘著其祖考之美以埀諸不朽者多請求於公公皆有以應其求其學博其理明其才贍其氣充是以其言汪洋弘肆變化開闔而自合乎矩度之正盖渢渢乎盛傳於天下得之者不啻若南金拱璧寶而藏之而今不可復得矣直在翰林三十七年辱與處者盖多惟公相好為最深盖自永樂以来親見上之所以教養拔

推而知其意欲有所用也故既處之要地使習知其故至於四朝實録與夫大典禮大述作直皆與其間及直之去翰林惟公深惜之而反為忌者所病夫士之進退出處有命焉非人力所能勝奚以為哉公之卒也直既為作傳載其行事之大者以備他日太史之采擇至是子恭類次遺文若干篇將鋟梓以傳又屬直為之序於戲公之文豈待序而傳哉獨感公之知有不能已於言也故序諸其首簡公賜名榮字勉仁歷官至少師工部

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敏云

贈蕭憲副之雲南序

蕭憲副仰善名晅世為泰和儒家予生也後不及見其前代文物之盛猶幸及見仰善之祖尚仁先生道明德立學問淹貫一時賢俊師尊之隱然名動朝廷其尊府長史君亦以明經淑後輩仰善得家學之傳遂取進士官吏部再遷為刑部郎中其德性之淳政事之善非獨僚友推之凡知仰善者皆以為鮮及也會方面大臣有

缺詔三品以上舉賢而任之刑部尚書金公言於衆曰今之賢才如吾蕭郎中者蓋甚少吾固惜之而不敢蔽也衆皆曰然遂以聞上命為按察副使予聞之蘇子曰天之相人君則必以賢才遺之是固然矣然非有詩書之澤浸灌涵養之久則亦莫之能賢也豈偶然者哉今仰善去雲南雲南古蠻夷之域也雖服聖化久矣偏州下邑其猶有循夷習者乎以蠻夷之故而寬之則廢法一以中國之治治之則傷化仰善於此必有以處之者然予

之情亦安能已於言乎昔者仲山甫之有行也尹吉甫作詩送之稱其德之美則曰柔嘉維則論其行之善則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予以是贈仰善不亦可乎且其質固相近也夫謂之柔嘉則剛暴以殘民者無矣柔而不過其則則委靡而縱惡者亦無矣如是而又不忘乎學問之懿進脩之力令善著於外恭敬主乎內將肅肅之命以成明明之功則於仲山甫豈遠哉世之君子過於用剛者多矣而予則有見乎此

其無乃不知所務也乎仰善慎擇之而已

梁先生文集序

梁先生之沒既二十五年其子候官令叔蒙刑部員外郎叔東編次遺文為十六卷屬直為之序直與先生居同里且有連少從先生遊而辱教為多其何敢辭先生於泰和為儒家代以文學顯至先生尤俊邁不羣嘗從先叔祖僉憲公子啓受詩經而其伯舅陳公仲述亦以古文有盛名先生皆獲承教凡經史百氏之書無不究

而於左氏傳司馬史記班固漢書每注意焉性命道德之奥文章著述之妙多其所自得而充之以竒氣發之以逸才沛然莫之能禦遂以文名縉紳間同游雖多獨與少師楊公士竒最相好有麗澤之益永樂初脩高廟實録先生徵自縣令與執筆其間據事直書精切詳雅書成授官翰林及脩永樂大典又命先生為總裁該貫古今細大畢録時太宗皇帝在位德化大行天下清寧民物咸遂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和氣充溢嘉祥荐臻文

學侍從之臣皆形諸歌頌及朝廷有所述作先生與二三閣老實冠絕一時四方求文字者必求之先生蓋先生之文温厚和平而豪壯迭宕之勢寓焉如江河之流汪洋衍迤一與風遇則波瀾勃興魚龍百怪出没隠見可喜可愕真當代之傑作仁宗皇帝在東宫監國雅知先生而親任焉嘗賜詩以寵之先生孝友忠信平易正直而言行必由道其在侍近夙夜敬恭竭誠無隠凡所言於仁宗者皆本於仁義他非所及也竊嘗論之天之

生賢以文行名世如先生者實關乎世道不偶然也當
國家興運之初清明純厚之氣始復而先生得之以生
加以世澤之隆師友之懿篤志力學遂為名儒鋪張肇
造之洪休賛詠繼明之偉烈勒之金石傳之後世而其
餘力又以足夫天下之人之所欲於乎是豈偶然者哉
先生名潛字用之泊菴其號也初舉鄉貢進士為蒼溪
訓導以言天下大計擢為令歷四會陽江陽春皆有治
聲遂入翰林為脩撰陞侍讀兼春坊賛善而終孟子曰

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直故詳而書之以為文集序使讀者有考焉

送周尚書致仕南歸序

予友工部尚書周公恂如廵撫南京畿内及浙水諸郡久矣殫心竭力思所以利國利民不知其年之老而身之病也然猶憂勤不少懈天子聞而憫焉俾致其事以去公既得榮歸故鄉士大夫素相厚者皆為喜徵予言以贈行予嘗究公之心而迹其所為有以知其甚難者

蓋巡撫之職以安民為本而亦以賦稅為務此國之大計公之所屨上之所簡任也天下諸道人民之衆賦稅之重蘇為首松次之他郡又次之其難可知矣為細民者皆盡力以輸稅而不盡以歸公上蓋有為之蠹者自昔以来積逋至累百萬惟俟恩霈而免焉俗習既久以為當然至公則思所以除其弊糧稅之入必稽其正耗而悉徵之雖大豪不少貸於是而通制其宜出納有法輸送以時幾二十年無龠合負者積其奇贏命主守者

謹視之凡恤民隱供軍需脩公廨學校橋梁諸務應取
給於民者皆不取惟於此取焉民知輸稅而已他一無
所及嬉然皆得以安其生議者謂蘇松諸郡之民能無
失業亦無負租僅於公巡撫日見之則公之功豈少哉
夫天下之事必用天下之才有才足以任事矣然顧計
利害重愛惜其身而不肯深任焉卒使事功不立而上
下或失望則為天下者何取焉公不為身謀而專意為
國其所建立表然在人耳目君子論當世巡撫之賢莫

踰於公而歎夫繼者之難也然予於公則有難為別者永樂之初同取進士入翰林今四十八年當時同列惟予二人在予尤老病乞身者屢矣然皆不許而公乃得先往焉則予何能釋然於心哉雖然聖德如天曲成萬物予之朽質豈不在一物之數邪雙崖之下從公游有日矣故書此為贈使人知公之非苟然者而亦以致予意云

泰和陳氏族譜序

應天府丞陳公宜重脩其族譜既成書矣因予子穦来北京屬為序陳之苗裔盖本於有熊而蔓衍於天下其自金陵徙居泰和者繇唐大理評事暉始至于今二十世將六百餘年子孫散處邑中盖繩繩蟄蟄他族罕能及之自古大家世族必有宗法以屬其子孫使悠久而不紊迨宗法廢而族無所統於是有譜牒以正其本聯其支此尊祖睦族之大者也尊祖仁也睦族義也尊祖睦族而仁義之道行焉陳氏作譜屢矣而族屬之多

生息之繁往過来續有莫可勝旣者不詳究而備書則將有若塗人之歎此公宜之譜所以不可不作也陳氏之族盛矣自祖宗視之其初本一人之身正倫理篤恩義當何如其至也則凡同出於一源者雖有尊卑貴賤貧富之殊豈可畧而不書畧而不書非祖宗之心仁義之道也昔之作譜葢有畧者矣公宜其加意於是哉予甞觀之陳氏之前輩長者多以宦業著而自科目顯者尤多至於六七十人而未已此詩書之澤仁義之效也

予二族世有連其所以期望者盖遠且大晉范宣子自謂保姓受氏歷虞夏商周之世既久而益顯自以為不朽矣而魯叔孫豹謂之世禄非所謂不朽所謂不朽者在乎立德立功立言立者卓然示法於天下後世而不可泯者也公宜為此譜其尊祖睦族之心厚矣尚亦勉其所立哉苟陳氏之子孫而皆勉之則此譜傳之百世有耀矣故為序諸其首

湘江雨意圖詩序

錢塘戴文進雅好竹嘗於竹間作室以居自謂不可一日無也及来北京而土不宜竹居閒處獨蓋未能忘于心其友夏仲昭輩欲娯適其意為作三圖長皆踰二尺而蒼然玉立隱見於烟雨空濛之中有瀟湘千里之勢焉名之曰湘江雨意文進甚喜曰凡吾之託好於竹者欲適意焉耳今得此意亦適矣何必眷眷於舊哉少保黄公為之記士大夫多為賦詩文進持以求予序予與文進同其好者也予家泰和城西溪上舊有竹萬竿先

大父作亭處其中當時名公歌詠之歲久蕪廢近稍脩復舊觀鬱然可樂也而予乃竊禄京師不得以歲月處焉其往来于懷盖亦與文進同也今年於私第作小軒名之曰水竹居求仲昭作巨幅置壁間公事之暇飲食起處必於是宛然故園風致也兹復於文進見之然則使予二人居京師而兼有林泉之適者非仲昭之力歟雖然古人之託意於物者兾有益於已也故君子於竹擬德焉以其清虚勁直可尚已能取諸物以求益雖似

猶真也不然雖真奚適哉故予於仲昭之畫蓋以為德之勵而不敢忽焉文進與予同其好亦必與予同此心者矣故為序其詩而相與道之

送曾用礪序

用礪予友也其家縣北門而予家西門相距僅五里許予年十六七數與其兄弟往来及仕而暫歸其交好益篤淡而不厭居閒無事相與論前言往行或登高閣臨清流遐觀遠覽以自快興有所適則超然忘返其意氣

莫逆也予來京師蓋久用礪處鄉邑其跡雖踈而心未甞變今皆已老矣間甞自謂用礪之祖父皆惇厚樂義其田園池沼雖不若王濬仲石季倫然視中家之産或過之於養老慈幼賓祭婚冠諸用可不求之外而足況又當太平之時聖天子在上以仁育萬方常賦之外科徵力役無一毫及民者用礪於此時有以足乎内而無憂乎外優游閭巷之間其樂可勝道耶然獨計之用礪今年已六十四屹然前輩長者也向之交游今多不在

用礪所與為樂者無幾人然處善循理忠信之士蓋無時無之用礪擇而與之游則庶幾能長有其樂矣予長用礪一歲而衰病日加誤蒙大恩才不稱位夙夜憂懼不敢自寧思殫心竭力以圖報萬一然後乞身而歸復與用礪杖屨逍遥從田夫漁父醉釀飽鮮擊壤鼓腹咏歌聖化以傳之後世使知今之盛治足以繼唐虞蓋天下之樂莫有加於此用礪之心當必與予同也予與之别又二十餘年今一見而遽去有不能已於言者故書

予意如此以送之龍洲魚浦之間用礪其𨻶予来也

柳菴文集卷六